



意在心中 詩在聯里

的對聯就挂在楹柱上，人們給這樣的對聯起名叫楹聯。房，堂前大多沒有門，通常會在東西兩側各設一根楹柱。寫好中國古代的建築，多是沿中軸對稱展開，建築內部有堂、室、

學，卻寫得一手好字。小時候，他常圍在外公身邊，看他用毛筆在紙上記錄生意日常。外公的字蒼勁有力，年幼的他總覺得這樣美妙的字寫在便條上實在奢侈。外公不以為然，並教導他日後要多學本事，多一技在身，生活才會越過越好。

這個質樸的道理，徐力建一直身體力行。出生于上個世紀50年代的徐力建，深感知識就是力量，每天堅持早起與讀書習字的習慣，從青年時代一直延續至今。幸運總是垂青勤奮的人，憑借自身的努力，徐力建一路跨越詩詞、書法、繪畫、篆刻的圈層，成為省書法家協會會員、省楹聯學會會員、省老藝協篆刻委員會副秘書長……

為了保持語感，徐力建每周都會背誦幾篇唐詩宋詞。他覺得楹聯的題寫，“筆斷意連，字斷氣連”是精髓，這樣一幅楹聯才能產生韻律和美感，而博大的中華古詩詞庫就是滋養楹聯人維持書寫氣韻的源泉。徐力建把對楹聯的熱愛，也融入了日常，外出公園遊覽，看到梅花盛開，他會不自覺吟出“梅影暗香人索句，花姿玉骨色銷魂”的贊嘆；看到福州第八醫院的醫師陳穎媛不顧危險，奮戰抗疫一線，情不自禁為她提筆寫下“穎新曼舞，使命為天彰大愛；媛美高歌，逆行有德鑒忠心”的嵌名聯。

……
如今徐力建與楹聯的聯結越來越深。他好像有些明白，自己每天練字寫聯與當年外公在便條上肆意飛揚一樣，那是忙碌後的一種心靈撫慰，手中的那支毛筆並不意味著一種高不可攀的職業和手藝，而是點化了整體生活美的精靈。

四

楹聯學會一年一度的年終總結，是徐力建最期待的事。

每回他總是從頭坐到尾，對他而言，這不僅是一次技藝交流的機會，更是一场傾聽故事的盛宴。

那裏有書法家祁崇藻“遇事之通若渠決水，吐辭特妙如春在花”的心靈感悟；有閩西土樓裏先人們對後輩“從來人品恭能壽，自古文章正乃奇”的敦敦教誨；還有百歲老人廳堂裏“童顏鶴發壽星體，鬆資柏態古稀年”的孝道傳承……

楹聯，那短短兩行字，不僅濃縮着文字的精華，更承載着一方風物鄉愁。它從遠古走來，帶着不同時代的聲調意態，攜着交錯排列的語句，幻化成或頌君恩或緬祖德，或書格言警句自勉，或發感慨寄托幽思的陣列，它像一艘文化的帆船，為一代代人載去心靈的撫慰。

2006年，楹聯習俗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肯定了楹聯習俗在華人乃至全球使用漢語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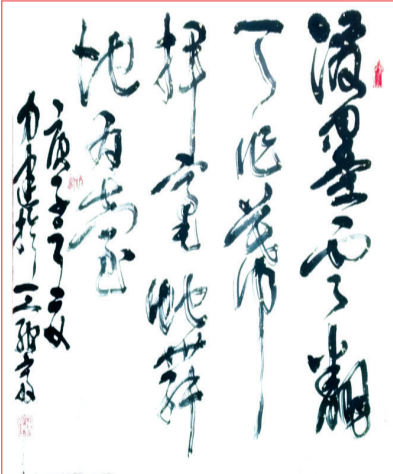
地區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重大價值，以及背後所體現的至善文化、聖賢文化、祖訓文化、民居文化……

春節將至，楹聯學會的活動越來越多，徐力建也越來越忙，但他總是樂在其中，每回外出寫聯或與人對聯時是他最幸福的時候，因為那是他和楹聯心意相通的時候。

(韓惠彬 林小宇 文/圖)



徐力建篆刻作品



徐力建書法作品

寫一方楹聯，可以很簡單，也可以很複雜。

一管筆，一方硯臺，一卷宣紙，歛歛幾筆，一紙方塊字便躍然紙上；而將這紙文字排成對仗工整、平仄協調，又要兼具情思之美的陣列，着實要花費一番功夫。

近年關，徐力建有些忙。

歲末年初，邀約寫聯的人越來越多，徐力建作為福建省楹聯學會的一員，輾轉各地為大眾寫聯，他早已習以為常。

楹聯萌發于宋元時期，發展至今種類繁多，有春聯、壽聯、行業聯、婚聯、挽聯……在楹聯的大家庭裏，春聯是最大眾最喜聞樂見的一種。

在世界紀錄協會的紀錄本上，中國最早的一幅春聯，來自唐人劉丘子撰寫的“三陽始布，四序初開”，作于公元723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0多年後的一幅春聯卻因機緣巧合，被歷史推上了前臺。

據《蜀梔杌》記載，公元964的除夕夜，後蜀皇帝孟昶因不滿學士辛寅遜的桃符詞，親自寫了“新年納餘慶，佳節號長春”。第二年，後蜀被宋滅，呂餘慶成成都第一任知府，而長春節又恰巧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生日，一幅即興而作的對聯成為了歷史的預言。

歷史的機緣總是讓人難以捉摸。因為故事的傳奇，為這幅暗藏玄機的春聯抹上了神秘的色彩。也因此，春聯被社會大眾賦予了希望的標籤，題

聯成為文人雅士的一大樂事，春聯的內容形式也從單純的對偶句發展成駢賦、律詩，這一形式的改變催生了楹聯，楹聯的形式要求也由此而來。一副對仗工整的聯句，酷似律詩中的頸聯和頤聯，須是字數相等、詞性相對、平仄相拗、句法相同。

到清代，從農家鄉野到皇室貴族，多以聯為飾，從官廷官署到酒肆茶樓，無不懸立張挂。《楹聯作法》記載當時的盛況：“迄于清代，則朝野上下爭相為之，舉凡殿庭廟宇，以及苑圃之間，均各累累滿目，而楹聯之制，日益臻美備。”

楹聯從開元盛世的對偶句中抬頭，循着漢、南北朝時期賦、駢儷中的聲律，徐徐走到了現代。

徐力建與楹聯的結緣，始于一幅嵌名聯。

2014年，剛從鐵路局退休不久的徐力建參加了一場楹聯書法活動。在這場活動中，徐力建收穫頗豐，他不僅收到了一幅寫有他名字的嵌名聯，還一飽眼福，原來在楹聯中，文字還可以有這麼多排列陣法。第二年，他師從著名楹聯家曾光明，開始從書法圈走向楹聯圈。

在漢語的體系裏，楹聯屬嚴謹派。它需要遵循對仗、平仄、音韻的規則，書寫者需要從廣闊的漢語詞庫裏抽調文字，進行排兵布陣。這支文字隊伍如何走向，平仄對仗則是關鍵。

平仄對仗，是指對聯的上聯與下

聯的平仄音律相對而言。在楹聯中，平仄猶如它的雙腿，一平一仄，要保持平衡才好。古漢語將漢字分為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個聲調。後推廣漢語拼音化，同一漢字的平仄發生了變化。按北京語調，則分成陰平、陽平、上聲、去聲，人們稱其為“新四聲”。對聯嚴格規定上聯末字用仄聲，下聯末字用平聲。後人稱這種規則為仄起平落。

與楹聯接觸得越多，徐力建越發對它着迷。

今年67歲的徐力建，仍保持每天寫一幅楹聯的習慣，雖說他師從書法大師趙玉林，有40多年的書法功底，但他覺得寫好一幅楹聯並不是寫幾個字那麼簡單。

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楹聯是一項文學與書法藝術的雙重互動。楹聯舊時常被貼在廟宇、寺院、殿堂的楹柱上，相比使用廣泛且隨意的對聯，楹聯可謂居廟堂之高。這就要求楹聯書寫的風格要與環境、建築相協調，為顯莊重大氣，楹聯主張用楷體、隸書或行書書寫，而題聯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所題之字要應景，這就要求題聯之人具有良好的文學修為。也因此，楹聯對文字的要求更高，創作的色彩更濃。

三

客廳不大，不到25平的空間，一幅“天道酬勤”的牌匾正中懸挂。

“天道酬勤”是外公生前常教導徐力建的話。徐力建祖籍浙江，他的外公是一名地道的藥材商人，常年走南闖北，與販夫走卒周旋，雖然沒上過

吳德才的百牛圖

牛是重要的家畜之一，被評為“六畜之首”。中國自古以來都是農業社會，伴隨着農耕文化的發展，辛勤的勞動人民、博學的專家學者、才華橫溢的文人墨客都歌頌、贊美牛的任勞任怨、無私奉獻，使得中國牛文化在傳承與創新的過程中綿延不斷，熠熠生輝。

著名軍旅書畫家吳德才系中國徽派書畫院院士、海峽書畫院院長，其“畫、書、詩、篆”博采衆長、兼收并蓄，他深入鄉村創作百幅牛圖，融古出新、工寫結合，不斷拓寬了藝術創作領域的新視



野，多次在中國文聯、中國美協等主辦的國際國內大展上獲獎并展出，本報刊載其中幾幅以饗讀者，祝廣大讀者在即將來到牛年牛氣衝天，好運齊臨。(木子)



“秋風吹不盡，總是玉關情”。在暖暖的冬日下，穿過連江魁龍坊一片繁華街區，便到玉荷西路南面，在這裏，就能看到地處江濱公園北邊的鳳城奶娘宮。

鳳城奶娘宮坐落舊稱白石境地方，別稱“臨水行祠”也稱“臨水行宮”，前身為陳夫人廟。“鳳城娘奶宮”是其俗稱。《連江縣志》(嘉慶版)記載：“臨水行宮，在溫麻廟西”。早期娘奶宮規模不大，但歷史上，是連江最重要的奶娘宮之一。

娘奶宮主祀陳靖姑、林九娘、李三娘三位奶娘。因為李三娘為連江人氏，隨着“三奶”敕封規格的提高，縣城的臨水行祠也不斷得到擴大，至明嘉靖時期，就達到相當的規模。據記載，明嘉靖二十七年(1548年)重修臨水宮時，正面宮柱的楹聯，據說為明代尚書吳文華所題寫。神桌後的神龕更是講究，雕刻尤為精湛，擺件陳設精巧，構思巧奪天工。其雕刻內容以民間喜聞樂見的神話、傳說、故事為題材，形神兼備，栩栩如生。此神龕是不可多

鳳城臨水宮

得的民間藝術瑰寶，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和觀賞價值。

明嘉靖三十年(1551年)，娘奶宮增建威奇尊王殿，後來又修了觀音殿。這時，整個臨水行祠占地面積達千餘平方米，天王殿、大雄寶殿、觀前殿、邊殿，還有魚池、百花橋、戲臺、道堂等，一應俱全。主殿邊祀江虎婆，側為威奇尊王殿、觀音堂，主殿兩側還有三十六婆姐，以及王、楊兩將軍和鄧、高兩元帥。其規模，堪稱“縣城第一宮”。從此，縣城中心地區，西邊上水門有臨水宮，東邊下水門有媽祖廟，兩座女神廟形成倚角之局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連江縣蚊香廠、西南街草席廠、縣二輕木畫廠等先後進駐臨水宮。1976年，蚊香廠火災，整座宮殿被焚燒後，縣財政局和工商銀行，先後在廢墟上建宿舍，部份被街區用來建西南街老人會。上世紀80年代後期，利用

僅有的100多平方米空地，在西南街老人會的西側，面臨舊堤壩，搭建了“奶娘宮”，神龕重塑了“三奶”歷史文化在連江的空白。尤其是“陳靖姑往游連江，海口結識李三娘”等文字，迄今為止，除了有關書籍記載外，在實物上見證了李三娘為連江人的，這還是首次的發現。

主神陳靖姑、林九娘、李三娘神像，如此簡陋而肅穆的閣樓，誰也想不到竟然香火依然鼎盛。

午後陽光越過江面，從西南高高的文筆山投射過來，但宮裏光線不是很好，臨水宮主殿前，點着蠟燭，搖曳的燈光，剛好照在主殿兩旁的石灰牆壁上，壁上有書文，字是墨水寫的，字裏行間，閃爍着三大奶娘傳奇神話故事，有人稱其為“壁書”。裏頭記載的內容，許多地方填補了“三奶”歷史文化在連江的空白。尤其是“陳靖姑往游連江，海口結識李三娘”等文字，迄今為止，除了有關書籍記載外，在實物上見證了李三娘為連江人的，這還是首次的發現。

冬陽和暖，清風蕩漾，驀然回首，我們彷彿在歷史隧道中轉了一回，感受到臨水宮民俗文化的厚重。

(阮道明)